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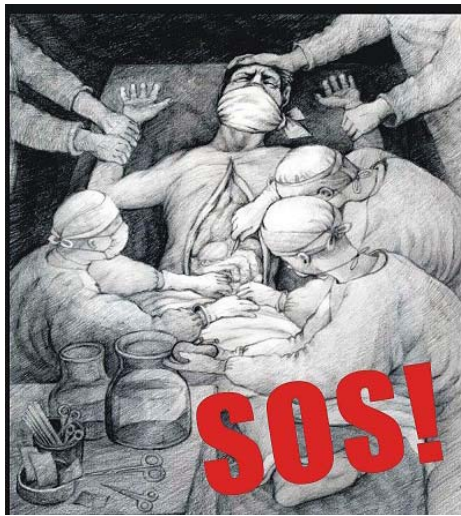
最近,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 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 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非法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 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 报告中没有谈及, 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 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 “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 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 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 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来的人员, 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 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 显然, 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 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 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 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 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 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 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 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 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 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 公开也好, 秘密也好, 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 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 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



■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 2000-2002 年每年有 6000-6500 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 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 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 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 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 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 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 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 或作教学实验, 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 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 也不是军队下达的, 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 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 “她就嗷地

大叫一声, 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 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 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 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 这个时候, 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 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 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 可以明显地看出, 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 所以, 当她大叫一声, 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 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 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 军医来“执行”任务前, 多半是不知内情的, 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 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 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 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 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 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 可能是公安厅的, 也可能不是, 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 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 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 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 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 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 并且进行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 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 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 150%地支持法轮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



■游客们人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

客。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

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多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早晨，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

时从四层楼高处掉了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脊椎）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六块约一寸多长、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此外，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双手腕摔得骨头都凸了出来，额头摔得凹下去的面积约有两指宽，内脏也严重受创，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

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前后住院三个多月，花了上十万元，还未治好，仍然不能起床，被人扶着下床，勉强拄双拐，拖着双脚步一步一挪地往前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三年，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

出院后，因为自己不能起床，还得要专人护理。老板见我成了累赘，二零零二年腊月，就一次性给了我几万元将我打发了，叫人把我送回了老家。

回到家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照顾，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眼看“坐吃山空”，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而我才刚到四十岁！天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就在我心急如焚，打算了结残生时，二零零四年三月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看《转法轮》。我在一九九七年学过两天法轮功，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我知道这梦是在告诉我：得法修炼才能得救。醒来后想，我要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书该多好啊！可眼下正处在法轮功遭迫害的年月，我们这穷乡僻

壤，哪能请到《转法轮》啊，我真是望穿双眼！

终于，在零五年七月中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我弟弟也给我请来了一本《法轮佛法 大圆满法》，书内印有炼功动作图解。从这以后，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

刚开始炼功那阵，我还站不起来，走路只能拄双拐，一步一挪地往前移。因不能站立，炼功时只好靠着墙炼。大法真是神奇，刚看完一遍《转法轮》，人就感觉轻松多了，多年的“老烟瘾”，也很快戒掉了。学法炼功不久，奇迹在我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到一个星期，我能站着炼功了！一个多月后，我彻底甩掉了拐杖，能够自己走了！

从这以后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就更足了，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事情做起，彻底改掉以前耍牌、赌博、吃喝玩乐和男女间不检点的浪荡习气，改邪归正，从做新人。

修炼两个月后，我大梁骨左右两侧的十二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开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憋不住了，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结果发现旋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期间，零五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我炼第一套动功“握球拧掌”用力抻时，我双手手腕的骨折也好了。到了二零零六年正月，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回复了原样。如今我身体已全部恢复正常，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象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或“死缓”，就是不死也得终生残废的人，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竟然这么快就完全好了！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都禁不住泪水涟涟，发自内心感恩：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依兰县教师孙锐遭迫害纪实

孙锐，女，依兰县达连河镇教师。自1999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曾四次被县公安局非法拘留，被非法劳教二年，敲诈勒索八千余元、单位无理扣发工资四千元，下调工资两级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多元，累计造成经济损失近三万元。以下是孙锐自述遭迫害经历。

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被毒打折磨

2001年1月18日，依兰公安局将我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2001年1月31日在食堂背法，男队众多警察殴打女大法学员，我因制止警察打人，被赵余庆等人揪着头发拽进七队小号长达三十八天。从北京回来大拇指溃烂被警察王中华发现，叫来万家医院姜曹，用镊子狠狠的把大拇指的上表皮扯掉。然后用镊子强劲地刮裸露的带脓血的大拇指，剧烈的疼痛使我无以言表。因炼功被小号警察王中华等人绑到小铁门的栅栏上数日，每天罚站到夜里零点才让睡觉，睡的是冰冷的地板不让拿行李、吃的是玉米面粥咸菜，一周后才让把行李拿进来，小号因又冷又潮，见不到阳光，三十八天后我和另五位大法弟子绝食四天被放回七队。在七队因炼功警察刘颖将我和大法弟子吕慧文、温一玲关进一楼仓库里双手反绑在暖气管上，蹲不下站不起，绝食后当晚被放回。

在二楼教育组，我们全体12位

大法弟子背法，被警察申丽影用黄胶带封住嘴，双手反绑在背后，又被警察刘白冰、马小千等人吊绑在上床的铁栏杆上，脚沾不着地，累计24小时后被另一警察放下时胳膊不能动。之后造成右小臂脱臼，肿痛。至今肘关节还经常出现疼痛、憋劲的症状。

2002年，因发正念被警察张红，李红，王敏等用木棒毒打。队长张波将我们反锁在屋里，晚上不准上厕所。依兰公安局姓张的到万家劳教所强迫所有的依兰大法学员滚手印。

2002年9月下旬，恶警赵余庆为得奖金，不遗余力，施用酷刑残酷迫害大法学员，强迫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用手铐反铐到背后，再用军绳将我吊到顶棚的暖气管上，脚尖刚能沾地，胳膊像要被扯断一样，头完全抬不起来。赵余庆用电棍电我的下颚，手背，左手腕被铐处留下疤痕，下颚起泡。用坐刑椅、写检讨、罚蹲数次、不让上厕所、每天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等方式迫害我，还敲诈我们每人十元钱的电视费，给我加期三个多月。

2002年11月，依兰“六一零”王家祥、纪检委王福德、教委汤晓平等人到万家劳教所录我进京的情况，之后，对我作出了非法行政处分，降工资，两年不长工资。

2003年4月，我回到单位上班，校长宿金龙以上面有文件为由，拒绝我进课堂，将我安排在后勤干零活，

后又当门卫。每到所谓敏感日就打电话找我或我的家人骚扰。

2008年3月，校长王民宽上任后，又两次对我和我的家人进行骚扰，致使我的家人对我产生怨恨。

十年来的残酷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虽然我遭受了诸多迫害，但我不怨恨每一个参与迫害过我的人。因为我是信仰‘真、善、忍’的人，我也希望他们所有的人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依兰、方正七名大法弟子被绑架

依兰县达连河三位大法弟子和方正县大罗密镇沙河子村的四位大法弟子于九日晚，被方正县国保大队长鲁统金和公安副局长赵家琦绑架到方正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张海明等四人在哈尔滨被绑架

双城大法弟子张海明在哈尔滨与另外3名大法弟子（闫继国、高丽萍、宋玉红）12月14日在哈尔滨被呼伦贝尔鄂温克旗公安局绑架到呼伦贝尔鄂温克旗后，现被非法关押在呼伦贝尔鄂温克旗看守所。办案人是呼伦贝尔鄂温克旗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王海军。

谢春兰被非法庭审

哈市大法弟子谢春兰原定在2010年1月13日上午哈尔滨动力区伪法院被非法庭审，但是在开庭前被临时改为在黎明法院开庭，家属请正义律师作了无罪辩护。

中国大陆新闻简讯

广汉廖武香老人再次被非法判刑

四川广汉金鱼镇今年68岁的大法学员廖武香再次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在四川简阳养马河四川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中共以“保奥运”为名，非法绑架廖武香到广汉看守所，之后廖武香被非法判刑4年。2004年老人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四川女子监狱遭受了三年惨无人道的迫害，其中包括：8天8夜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被捆起在夏天太阳下曝晒，冬天铐在楼梯上不准睡觉；被犯人毒打，用针刺脚，脚肿得吓人。

常桂云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脱相

吉林省蛟河市五十九岁的大法弟子常桂云，被吉林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得脱相了。原本健康的常桂云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牙齿几乎掉



济南市近万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山东省体育中心广场集体炼功 1998.10.1

光，嘴斜眼歪，身体消瘦，说话口齿不清，行动不便。在监狱中，常桂云被强制每天看谎言录像、所谓的“学习材料”，“谈认识”，被迫反复写体会，写不完就不让睡觉。

被非法关押在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拒绝做奴工

近期一些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常德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抵制迫害，不参加任何强制劳动，并要求当局无

条件释放。此前，武陵监狱的许多警察收到了邮寄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对他们触动很大。

北京平谷区国保支队副队长张大明遭恶报猝死

北京平谷区国保支队副队长张大明于一个多月之前因心脏病突然死亡，年仅30余岁。张大明自2001年调至国保支队，一直直接参与对平谷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升至副队长。◇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

唐代，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

李畬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量时不刮平斗斛，自然就多出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

李母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畬。

李畬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事据《新唐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堤岸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量米



不刮平量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在现实生活中，中共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名下的吗？

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李母和她的儿子李畬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可惜的是，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对古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不能理解了。（文/陆真）◇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

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到：“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

朋友问他何来如此感慨。

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滓，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并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

朋友说：

“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杏林漫步：

吴越王钱镠治目疾

只眼睛复明，但这样做就会减损你的福报。钱镠听后说：我不愿去世时依然是个独眼龙，你就尽管治吧，治好了我有重赏。

于是胡太医就为钱镠治病，使其复明。钱镠大喜，重重赏他价值五万缗的金、帛及各种宝物（注：一缗等于一千文钱），并派人用船将他送回后唐。当胡太医返回后唐首都洛阳后，钱镠就寿终去世了。（资料来源：《杨文公谈苑》）

这个故事中，真正使人惊奇的不是太医治好了钱镠的病，而是太医看到了钱镠的病如果不治，那他将会多活数年，如果治好了病则会减损福报，反而折寿。其实，从佛家理论也可以看出，人受苦是可以偿还人的罪业的，而过分地享福则会消耗人的福报。古代的许多中医是有特异功能的，能接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那儿的真相，古代的中医真的是很神奇呀！（文/感恩）◇

历史故事

樊长救人救己

清朝雍正初年，直隶献县有个捕役叫樊长，一次奉命和同伴一起去捕捉一位大盗，大盗跳墙逃跑了，于是，他们将大盗的妻子带回县衙讯问。路上住店时，半夜同伴摸进那妇人房中，欲行不轨，妇人害怕皮肉受苦，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摆布。这时，樊长突然冲了进来，大声说：“谁家没有妇女？你要是再敢动她一下，我马上报官。”同伴只好悻悻作罢。

雍正四年七月，樊长的女儿出嫁，当夜几个强盗闯进新郎家抢劫财物，一个强盗见新娘子容貌清秀，想要羞辱她。这时，另有一个强盗闯了进来，将他呵斥住了。第二天，新郎家把这事告诉了樊长，樊长惊讶得舌头翘起半天落不下来。（资料来源：《如是我问》）◇